



明口 13  
第 1091  
卷 1-5



列子序

張湛字處度



湛聞之

張湛字處度東晉光祿勳注此真經

先父曰吾先君與

劉正輿傳穎根皆王氏之甥也並少

詩照遊反

外家舅始周

姓王張湛祖之舅

始周從

疾用反

兄正宗

輔嗣皆好

呼教反

集文籍先并

卑教反

得仲宣家

書幾將萬卷傳氏亦世為學門三君總角競

錄奇書及長

丁文反

遭永嘉之亂與穎根同

列子序

難乃旦反南行車重各稱尺證反力並有所載而

寇虜彌盛前途尚遠張謂傳曰今將不能盡

保錄令無遺棄子忍反且共料聊音簡世所希有者各各

咸子集先君所錄書中有列子八篇及至江

南僅音觀少也有存者列子唯餘楊朱說符目錄

三卷比必利反亂正輿為揚州刺史先來過江

復扶又反在其家得四卷尋從輔嗣女壻趙季

子家得六卷參校有無始得全備其書大略

明羣有以至虛為宗萬品以終滅為驗神惠

以疑寂常全想念以著直畧反物自喪息浪反生

覺音教與化夢等情巨細不限一域窮達無假

智力治身貴於肆任而鳩反順性則所之皆適

水火可蹈忘懷則無幽不照此其旨也然所

明徃徃與佛經相參大歸同於老莊屬音燭辭

引類特與莊子相似莊子慎到韓非尸子淮

引類特與莊子相似莊子慎到韓非尸子淮

引類特與莊子相似莊子慎到韓非尸子淮

引類特與莊子相似莊子慎到韓非尸子淮

南子玄示旨歸多稱其言遂注之云爾

冲虚真經目錄

姓列名禦寇或名圉寇先莊子故莊子稱之  
天寶初奉旨冊為冲虚真人其書改題曰冲  
虚真經名冠八篇之首此是劉向取二十篇  
除合而成都名新書焉大宋景德四年勅加  
至德二字號曰  
冲虚至德真經

唐當塗縣丞殷敬順釋文

天瑞第一

黃帝第二

周穆王第三

仲尼第四

一曰極智

湯問第五

力命第六

楊朱第七 達生

說符第八

右新書定著八章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  
臣向言所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  
尉臣參校讎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  
書六篇臣參書二篇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  
除復扶又反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多外書  
少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盡津上聲誤也下同  
為進以賢為形如此者眾及在新書有棧音剪

校讎從中書已定皆以殺青謂汗簡刮去青皮也書可

繕寫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音穆公同時蓋有

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

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為及其治身接物務崇

不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

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符問反命

楊子之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音佩不似一家

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皇帝時

貴黃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為列傳謹第錄臣向昧死上時反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列子書錄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

沖虛至德真經卷第一

列子

張湛處度註

天瑞第一

夫巨細舛錯脩短殊性雖天地之大羣品之衆涉於有生之分

關於動用之域者存亡變化自然之符夫唯寂然至虛疑一而不變者非陰陽

之所終始四時之所遷革

子列子

載子於姓上者首章或

居鄭圃

音布鄭有

圃四十年人無識者

非形不與物接言不與物交不知其德之至則

同於不國君卿大夫眎之猶衆庶也

非自隔於物直

言無是非行無軌迹則物莫能知也

國不足

年將嫁於衛而自家

謂之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謁

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

壺丘子林列子之師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

豈假於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人吾側

聞之試以告女

伯昏列子之友同學於壺子其言曰有生

化今存亡不化自化者不生者能生生

者固生不化者能化化不化者固生生者不能

不生化者不能不化非能化而化也直自不

得不生不得故常生常化涉於有動之分常

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亡復往理無

也陰陽爾四時爾陰陽四時節變化之物而

此陶運四時改而不停不生者疑獨不生之

實而驗哉疑其冥不化者往復音者倣後不其

際不可終代謝無間形氣疑獨其道不可窮

亦何以知其窮與不窮哉直自疑黃帝書曰

其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也

谷神不死古有此書今已不存夫谷虛而宅

故謂谷神本自是謂玄牝毗忍反老子有此

無主故曰不死一章王弼注曰無

形無影無逆無遠處卑不動守靜不衰谷以

之成而不見其形此至物也處卑而不可得

名故謂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

用之不勤王弼曰門玄牝之所由也本其所

欲言存邪不見其形欲言亡邪萬物以生故

曰綿綿若存無物不成而不勞也故曰不勤

故生物者不生物者不化莊子亦有此言

生也非吾之所生則生自生耳生者豈有

物哉故不生也吾之化也非物之所化則化

自化耳化化者豈有物哉無物也故不化焉

若使生物者亦生物者亦化則與物俱化

亦奚異於物明夫不生不化自生自化自形

者然後能為生化之本也

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皆自爾耳豈有謂

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若有化於生

能官天地而府萬物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

瞻羣生而不置乎夫有形

陰陽以統天地天地者舉形而言陰

者生於無形謂之生者則不死無者則不生

故有無之不相生理既矣則



有何由而生忽爾而自生忽爾而自生而不  
知其所以生不知所以生生則本同於無本  
同於無而非無也此明有形則天地安從生  
之自形無形以相形者也  
天地無所從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  
生而自然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  
太素此明物之自微至著太易者未見賢通反注  
同氣也易者不窮滯之稱疑寂於太虛之域  
也將何所見耶如易繫之太極老氏之  
渾成太初者氣之始也句所謂渾淪也太始  
者形之始也陰陽既判則太素者質之始也  
質性也既為物矣則方自氣形質具而未相  
剛柔靜躁沈浮各有其性

離此直論氣形質不復說太易太易故曰渾  
淪音淪下音論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  
力智反也雖渾然一氣不相離散而三才之  
去也道實潛兆乎其中淪語之助也  
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  
無形埒不知此下一字老子曰視之不見名  
太易之義如此而已故能為易變而為一所  
萬化宗主冥一而不變者也  
易者窈冥惚恍不可變也一變而為七七  
氣恃之而化故寄名變耳一變而為七七  
變而為九九變者究也究窮也一變而為七  
九不以次數者全舉

陽數領其都會乃復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既

於有形之域理數相推自一之九九數既終乃復反而為一反而為一歸於形變之始此

蓋明變化往復無窮極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

天地何邪直虛實清濁之自分判冲和氣者

為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推此言之則陰陽氣徧交會而

生則有所倚而立也氣和氣和而為人生人子列子曰天地無全

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全猶備也故天職生

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職主也生各有性性

各有所宜者也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

物有所通夫體適於一方者造餘塗則闕矣王弼曰形必有所分聲必有所屬

若温也則不能涼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

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順之則通也

宜定者不出所位皆有素分不可逆也故天地之道非

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

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方圓靜躁

理不得兼然尋形即事則名分不可相干任

理之通方圓未必相乖故二儀之德聖人之

道燾育羣生澤周萬物盡其清寧貞粹而巳  
則殊塗融通動靜澄一蓋由聖人不逆萬物  
之性萬物不犯聖人之化凡滯於一方者  
形分之所闕耳道之所運常冥通而無待故

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

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

者形聲色味皆忽爾而生不能自生者也夫不能自生則無為之本無為之本則無留

於一象無係於一味故能為生之所生者死

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

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

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

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夫盡於一形者皆隨

代以謝而遷革矣故生者必皆無為之職也

者故能為萬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

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沈能

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

能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

也知盡則無知能極則無能故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何晏道論曰有之為有待無以生

事而為事由無以成夫道之而無語名之而無名視之而無形聽之而無聲則道之全焉故能昭音響而出氣物包形神而章光影玄以之黑素以之白矩以之方規以之圓圓方得形而此無形白黑得名而此無名也  
子列子適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髑髏撻蓬而指撻音蹇顧謂弟子百豐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俱變化之塗則予生而彼死推之至此過古則極之域則理既無生亦又無死也此過反養乎此過歡乎能遭形則不能不養遇生則不實當種章勇有幾居豈反○先問變化種數也凡有幾條然後明之於下

知是真樂真知都無所樂都無所知則能樂無心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為居宗躰備故能無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為若欲捐詩書易治術者豈救弊之道即而不去為而不恃物自全矣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所謂不違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未能盡符至言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發憤思道忘眠食也顏回重往喻之乃反丘門弦歌誦書終身不輟

既悟至理則止餘事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曰

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邪曰是也何以知其

聖乎至哉此問夫聖人之道絕於群智之表萬物所不闕擬見其會通之迹因謂之

所以聖也叔孫氏曰吾常聞之顏回至哉此

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此顏回之辭夫聖人

廢用之稱亦因事而生耳故俯仰萬機對接

世務皆形迹之事耳冥絕而灰寂者固泊然

勤矣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

莫莫然瞍瞍然瞿瞿然盍盍然盱盱然填真

足之貌秋讀為趨也不言之貌或動也謂舉止無恒也

規小見之貌物之貌或太察也瞻不中則瞞瞞然

中則瞞瞞然瞞瞞閉目之貌然不審之貌禮節之中則疾疾然

然謂憎疾然謂憎疾然謂憎疾然謂憎疾

偷儒而固無廉恥而忍護音詢是學者之

然謂憎疾然謂憎疾然謂憎疾然謂憎疾

偷儒而固無廉恥而忍護音詢是學者之

也事業謂作業也德德不勉強之貌離離不親事之貌陸法言云德心不力也音呂倫  
儒謂苟避事之勞苦也此一章皆明視之狀貌  
言也謏詢謂詈辱也隨所見而通之也假借第佗  
而辨善惡也今之所解或取聲韻假借第佗  
或推德為錯誤因隨所見而通之也第佗  
其冠神禪其辭第佗其冠未詳神禪當禹行  
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但宗聖人之正  
其衣冠齊其顏色嗟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  
氏之賤儒也謙與慊同快也謂自得之貌終  
與燕惠王書曰先偷儒憚事無廉恥而耆飲  
王以為嘽於志也

厥昭生乎濕此因蒸醯雞生乎酒此因酸羊  
奚比毗音乎不苟此與類而父竹生青寧因於  
生而青寧生程鳥自從繼至於程皆生生之物蛇  
以形而變或死而更生程生馬馬生人人父  
終始相因無窮已也程生馬馬生人人父  
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夫生死變  
哉生於此者或死於彼死於彼者或生於此化胡可測  
而形生之主未嘗暫無是以聖人知生不常測  
存死不永滅一氣之變所適萬形萬形萬化測  
而不化者存歸於不化故謂之機機者羣有測  
之始動之所宗故出無入測黃帝書曰形動不  
有散有反無靡不由之也

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

夫有形必有影有聲

必有響此自然而並生俱出而俱沒豈有相資前後之差哉郭象注莊子論之詳矣而世

之談者以形動而影隨聲出而響應聖人則之以為喻明物動則失本靜則歸根不復曲

通影響也無動不生無而生有以生之言生必由之義也

無而無不生有此運通之功必賴形必終者於無故生動之稱因事而立耳

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料巨細計脩短則與我殊矣會歸於終理

固無也終進乎不知也多作進也聚則成形散則為終此世之所謂終始也然則聚者以形實為始以離散為終散者以虛漠為始以形

實為終故迭相與為終始而理實無終無始者也道終乎本無始進

乎本不父久當為有無始故有生則復於不

生有形則復於無形虛自然之數也不生

者此不生者先有其滅非本不生者也本不生

無生無形者此無形亦先有其非本無形者

無滅無形者初自無聚無散者也夫生生物也

本無形者初自無聚無散者也夫生生物也

我體無變今謂既生既形而復反於無生無形者此故存亡之往復爾非始終之不變者

也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

生者之不得生生者不生而自生故雖生而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

生則生不可絕不知所以死則死不可禦也而欲恒其生畫其終

惑於數也畫士也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

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

其真天分歸天地分歸地各反其本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

真宅真宅太虛之域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

根我尚何存何生之無形何形之無氣何氣之無靈然則心智形骸陰陽之

一體偏積之一氣及其離形歸根則反其真宅而我無物焉人自生至終

大化有四其間遷易無時暫停四者蓋舉大較而言者也嬰孩也少

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

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老子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所攻焉

德故衰焉處力競之地物所不與也其在老耄則欲慮柔

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休息也已無競心則物不與爭雖未

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其在死亡也則

之於息焉反其極矣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



期行乎邾音成魯邑名之野鹿裘帶索先各反鼓琴

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音洛下同何也對曰

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而吾得為人

是一樂也推此而言明人之神氣與眾生不殊所適者異故形貌不一是以榮

啓期深測倚伏之緣洞識幽顯之驗男女之

別彼列反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

矣是二樂也人之將生男女亦無定分故復喜得男身人生有不

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

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

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不

都忘憂樂善其能推理自寬慰者耳林類年且百歲書傳無聞蓋古之隱並

也者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收刈後田中並

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

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壠端

面之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

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

於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

反下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

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為樂

人皆有之而反以為憂我所以為樂者人人皆同但未能觸事而

夷故無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勤不

妻子死期將至故樂若此所謂樂天知命故無憂也子貢

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為樂何

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

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

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

不愈昔之生乎尋此旨則存亡往復無窮已也子貢聞之不

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

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卒然聞林類之言盛以為已造

極矣而夫子方謂未盡夫盡者無所不盡亦無所盡然後盡理都全耳今方對無於有去彼取此則不得不覺內外之異然所不盡者亦少許處耳若夫萬變玄一彼我兩忘即理

自夷而實無所遺夫冥內遊外同  
於人羣者豈有盡與不盡者乎  
子貢倦於  
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  
乃至於厭倦則自然  
之理仲尼曰生無所息  
勞知慮役支體此生  
虧矣  
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耳  
役  
望其壙  
音壙墓  
如也  
幸如也  
墳如也  
音  
形如鼎  
如也  
則知所息矣  
見其墳壤高異則  
又音隔  
曰死為  
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  
息也  
焉  
樂天知命泰然以待終君子之所以息也  
去離憂苦味然而死小人之所以伏也  
仲

尼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  
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  
之息也  
莊子曰太塊載我以形勞我以死晏子曰  
善哉古之有死也  
生死古今所同而獨善古  
也  
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  
脩身慎行恒懷  
所憂貪欲縱肆常無厭足此不仁  
者之所苦唯死而後休息寢伏之  
之徵也  
音  
德者得也  
徵者歸  
古者謂死人為  
歸人夫言死人為歸人則生人為行人矣行

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云

下失家莫知非焉此衆寡相傾者也晏子儒墨為家重形生者不辨有

此言假託所稱耳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

四方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為狂蕩之

人矣又有人鍾賢世鍾賢世宜言重形生矜巧能脩名

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已者亦何人哉世必以

為智謀之士此二者胥失者也此二者雖行不免於

溺喪也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知

所去丘呂反注同○以生死為寤寐者與之溺喪忘歸者去之或謂子列

子曰子奚貴虛列子曰虛者無貴也凡貴名之所以

生必謂去彼而取此是我而非物今有無兩忘萬異冥一故謂之虛虛既虛矣貴賤之名

將何所生子列子曰非其名也事有實著非假名而後得也莫

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

失其所矣夫虛靜之理非心慮之表形骸之外求而得之即我之性內安諸已

則自然真全矣故物以全者皆由虛靜故得其所安所以敗者皆由動求故失其所處

事之破礪音毀而後有舞仁義者弗能復也當

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乃至虧喪周殘方欲

鼓舞仁義以求反性命之極者未之得也

粥音熊著周文王師封於楚二篇曰運轉亡已天地

密移疇覺之哉此則莊子所壑之義孔子曰

與化為體體隨化而遷化不暫停物豈守故

故向之形生非今形生俯仰之間已涉萬變

氣散形朽非一旦頓至而昧者操必化之故

器託不停之運自謂變化可逃不亦悲乎故

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所謂

相接間不可省疇覺之哉成者亦自謂成而

已死矣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

其成不覺其虧皆在冥中而潛化亦如人自

世音生至老貌色智態亡日不異皮膚爪髮隨

世音生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形色

有精麗者新故相換猶髮庸間不可覺俟至後知

不可識况妙於此者乎髮庸間不可覺俟至後知

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

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彼之所憂者

不惑憂彼之所惑不憂彼之所惑矣而復以曰天積氣耳

憂喻積惑彌深何能相喻也

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柰

何憂崩墜乎夫天之蒼蒼非鏗然之質則所謂天者豈但遠而無所極邪自

地而上則皆天矣故俯仰喘息未始離天也其人曰天果積氣日

月星宿音秀下同不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星宿

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氣亦何所不勝雖天地之大猶自安於太

虛之域况乃氣相舉者也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丁仲反

傷其人曰柰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

四虛亡處亡塊若踏步趾此音徒到反四字皆踐踏之貌

終日在地上行止柰何憂其壞其人舍音釋下同

然大喜舍宜作釋此書釋字作舍曉之者亦舍然大喜此二

人一以必敗為憂一以必全為喜此未知所以為憂喜也而互相慰喻使自解釋固未免

於大惑也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

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

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

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夫混然未判則天地

一氣萬物一形分而為天地散而為萬物此蓋離合之殊異形氣之虛實夫天地

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一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為大音泰遠言其不壞者亦為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為不憂哉此知有始之必終有形之必敗而不識休戚與陰陽升降器質與天地顯沒也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彼一謂不壞者也此一謂壞者也若其不壞則與人借全若其壞也則與人借

亡何為欣戚於其間哉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生之不知死猶死之不知生故當其成也莫知其毀及其毀也亦何知其成此去來之見驗成敗之明徵而我皆即之情無彼此何處容其心乎舜問乎烝曰道可得而有乎舜欲明羣有皆同於無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郭象曰夫身者非汝所能有也塊然而自有耳有非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據有此身故重發問曰是天地之委形也是一氣之偏積者也生非汝有

是天地之委和也積和故成生耳性命非汝有是天

地之委順也積順故有存亡耳郭象曰若身汝令氣聚而生汝不能禁也氣散而死汝不能止也明其委結而自成非汝之有也孫

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音稅也蟬蛻耳若

汝有則男女多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

食不知所以皆在自爾中來天地強陽氣也

又胡可得而有邪天地即復委結中之最大

氣之所運動豈識其所以然疆陽猶剛實也非剛實理之至反之虛和之極則無形無生

不死不終則性命何所委順子孫何所齊之委蛻行處何所止泊飲食何所因假也齊之

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

國氏告之曰吾善為盜始吾為盜也一年而

給二年而足三年大壤如掌反又作攘自此以往施

延也以智反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為盜之言而

不喻其為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

音無下同不探也未及時以賊獲罪沒其先居之

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已也往而怨之國氏曰



若為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音熙哀痛之聲

若失為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

有時地有利謂春秋冬夏凡土出有也吾盜天地之時利

雲雨之滂普浪反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

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鱉亡

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鱉皆天之所生

豈吾之所有天尚不能自生豈能有物此乃明其

自生自有也然吾盜天而亡殃天亡其施我公其何往而有怨哉

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

與天尚不能與豈人所能聚此亦明其自能自聚若盜之而獲罪孰

怨哉人有其財我犯其私所以致咎向氏大惑以為國氏之

重罔已也過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

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

形况外物而非盜哉若其有盜邪則我身即天地之一物不得私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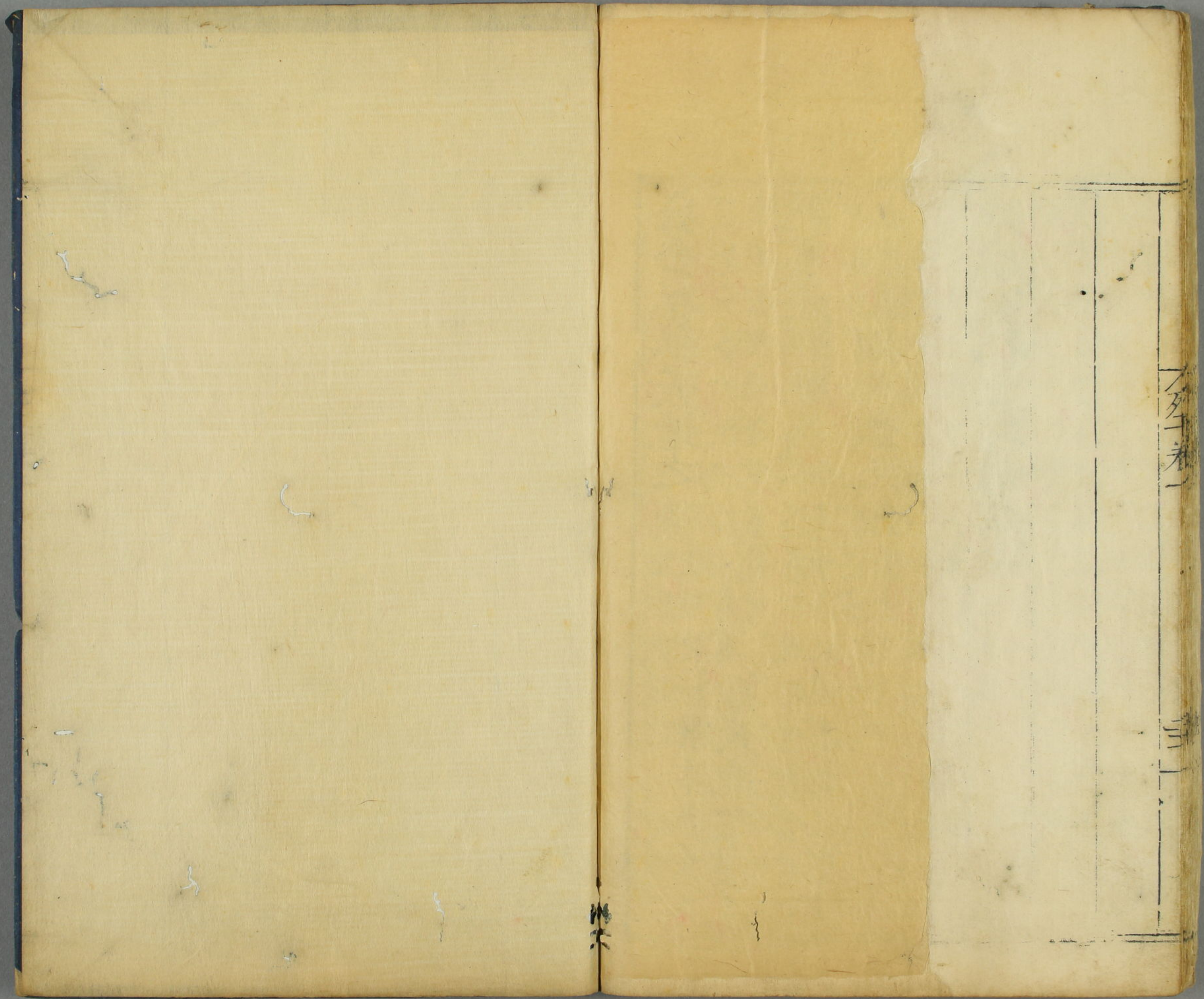
有之若其無盜邪則外內不得異也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力智

也夫天地萬物之都稱萬物天地之別也認音何而有之皆惑也

名雖復各私其身理不相離認而有之心之  
惑也因此而言夫天地委形非我有也飭愛  
色貌矜伐智能已為惑矣至於甚者橫認外  
物以為己有乃標名氏以自異倚親族以自  
固整章服以耀物藉名位以動衆封殖財貨  
樹立權黨終身欣玩莫由自悟故老子曰吾  
所以有大患為吾身莊子曰百骸六藏吾誰  
與為親領斯旨也則方寸與太虛齊空形骸  
與萬物俱有也國民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  
心也故得罪公者對私之名無私則公名滅  
私於理有公私者亦盜也直所犯之異亡公  
未至復欲遣之非能即而無心者也私者亦盜也

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生即天地之一物今所愛者  
復是愛吝天地之間生身耳知天地之德者  
孰為盜邪孰為不盜邪天地之德何邪自然  
歷其公私之名公私之名既廢盜與不盜理無差也

沖虛至德真經卷第一



才  
列  
卷  
一

三

三

